

婚 結

著原里戈果

編改駟馮

售經局書明光

# 結 婚

果戈里原著  
馮騷改編

〔三幕劇〕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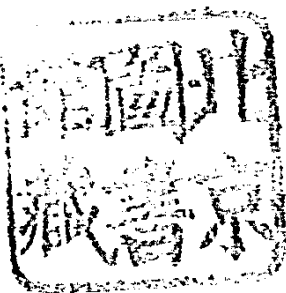
世界名劇叢書  
奔流社藏版

## 改譯者的話

結婚是果戈理繼欽差大臣後又一諷刺喜劇。開始寫於一八三三年，直到一八四二年才完全寫成，前後差不多花了將近十年的工夫。的確，這個劇本雖然很短，可是寫作時間之長，却和他兩大名著欽差大臣和死魂靈不相上下，除了死魂靈第二部外，沒有一部作品像他寫結婚時那樣句斟字酌的。他曾幾次三番把這劇本修改，直到現在，除了一八四二年的刊本外，保留着的手稿，至少還有五種。

這劇本初次上演於聖彼得堡的亞歷山大林斯基劇場，時爲一八四二年十二月九日，上演的時候，和欽差大臣一樣，轟動了首都的整個劇壇。今年四月九日，上海劇藝社也曾在新光大戲院上演過一次，演出的結果，聽說很好。

不過要照着原著，原封不動的搬上舞台，總覺得有些不大妥當。第一，這雖是



807360

一個喜劇，但搬演的還是沙俄時代的事，距離現在至少將近一百年了，不但時代和目前不合，就是風俗習慣，也有許多不是中國的觀衆所能了解。第二，俄國人的稱呼，向來除了本名以外，還兼稱父名的，譬如劇中的新娘，她的姓名要是不加改動，那麼全稱應該是「安格費·蒂霍諾夫娜」，這未免太覺嚕噓，中國的觀衆尤其聽不慣。

我很久以前就想改譯這劇本，使牠合於小劇團的上演。不過改譯並不是怎麼容易的事，尤其是人名方面，有許多人的姓名可以作另一種解釋，譬如柏維基的姓叫「耶伊赤尼赤」，俄語就是炒雞蛋，改成了中國名字，就不容易傳出這種幽默風趣來，勉強把他改成綽號，總嫌不大貼切。此外，在當時的俄國上等社會裏，以說法國話爲時髦，幾乎成了普遍的風氣，然而在目前的中國，却沒有這種習俗，這裏勉強把牠改成了英語，其實中國的上等社會裏的女子，就使不會說英語，也不是怎樣失面子的事，所以這裏路金因安小姐不會說英語便打消了求婚的念頭，實在也有些

牽強的。

果戈理這劇本原祇兩幕，第一幕共二十一場，第二幕共二十五場。但第一幕從第二場至第十一場是在鮑國新家裏，第十二場起却移到了安小姐家裏，這場面的轉換如若沒有旋轉舞台，是很困難的。爲了適合舞台條件起見，所以我就把原劇的第一幕區分做兩幕，成爲三幕劇。雖然看起來有些頭輕腳重，但在演出上，却可以減少許多不必要的困難。

劇中的鮑國新，可說是一種「乏」的脚色的代表，他連一些決心都沒有，甚至連結婚這樣的終身大事他也拿不定注意，終於跳窗逃走了。這與其說是笑談，毋甯說是一種深刻的諷刺。在目前的中國，也未嘗沒有這種「乏」角，口頭上牛皮吹得天大，臨了却脚底抹油，希望這個劇本能使他們看了，多少有些覺悟過來。

本書是照果戈理的原著改譯的，前後頗費去不少的時間心血，假使有什麼劇團要照本書的樣子上演的話，請先通知我們一聲。

改譯者馮驥 一九三九年九月

第一幕

獨身漢的房屋

### 登場人物

安小姐——一位待嫁的商人女兒。

潘太太——安小姐的嬸母。

費媒婆

鮑國新——某機關的秘書兼收發主任。

柯慈甫——鮑國新的朋友。

柏維基——法院承發吏，綽號炒雞蛋。

路金——退職軍官。

芮華生——海軍人員。

杜絲——女僕。

史達國——百貨公司的商人

高陞——鮑國新的僕人



第一場 鮑國新（獨自躺在沙發上，口裏啣着烟斗。）

鮑 一個人在空閒的時候想來想去，總覺得一定要討個老婆才像樣。真是活着，活着，活得自己都有些不耐煩起來了。現在又過了一個月，一切都已經準備完畢，媒婆也上門三個月了，弄得自己都有些不好意思起來了。喂，高陞，來呀！

第二場 鮑國新與高陞

鮑 媒婆來過沒有？

高 沒有。

鮑 裁縫店裏去過沒有？

高 去過。

鮑 那件結婚禮服在縫嗎？

高 在縫。

鮑 | 縫得很多了嗎？

高 | 很多了，已經在縫鈕扣了。

鮑 | 你說什麼？

高 | 我說：已經在縫鈕扣了？

鮑 | 他沒有問過老爺要縫禮服，有什麼用？

高 | 沒有問。

鮑 | 也許他說過，不是你們老爺想娶親嗎？

高 | 沒有說過。

鮑 | 你看見他店裏有別的結婚禮服嗎？是不是他也在代別人縫？

高 | 他店裏掛着不少結婚禮服。

鮑 | 不過那些衣服的面子也許比我的壞。

高 | 是的，您的那件好看些。

鮑 你說什麼？

高 我說：您的那件好看些。

鮑 算了，他沒有問老爺爲什麼要用這種面子縫衣服？

高 沒有問。

鮑 他難道一些都沒有說過，是不是你們老爺打算娶親？

高 沒有，沒有說過。

鮑 可是，你說過我的官銜，和在什麼機關裏辦公沒有？

高 說過。

鮑 他怎麼樣？

高 他說：要好好兒做。

鮑 好了，現在你去吧。

（高墜下）

## 第三場 鮑國新（一人）

鮑 我的見解是穿藍袍黑掛好像顯得正派些。穿顏色淺的衣裳，有點孩子氣，只配給那些書記官和一些小脚色穿罷了。品位高的應該守那個……那個……該死！我怎麼把這名詞忘了！很好的一個名詞，居然竟會忘了！不過不管怎樣，祕書的地位總不小，勝過一個縣知事。喂，高陞，來呀！

## 第四場 鮑國新與高陞

鮑 鞋油買了沒有？

高 買了。

鮑 在什麼地方買的？是我對你說的，大新街上那月小店嗎？

高 是的。

鮑 怎麼樣？鞋油好不好？

高 好。

鮑 你有沒有拿皮鞋油試擦過一下？

高 已經試擦過了。

鮑 怎麼樣？亮不亮？

高 亮倒是很亮的。

鮑 他賣鞋油給你的時候，有沒有問，老爺要鞋油做什麼用？

高 沒有。

鮑 也許他說過，是不是你們老爺想娶親？

高 沒有，一點都沒有說過。

鮑 好了，現在你去吧。

(高陞下)

第五場 鮑國新(一人)

皮鞋，好像是小事，可是做得壞，再加上劣等鞋油，在上流社會裏就會得不

到人家尊敬，總有點不大像樣。……要是一有雞眼，那就更壞。隨便什麼都可以，就是不要生雞眼。喂，高陞，來呀！

第六場 鮑國新與高陞

高 老爺，有什麼事吩咐？

鮑 你對皮鞋匠說過，不要有雞眼嗎？

高 說過了。

鮑 他說什麼？

高 他說：好！（下）

第七場 鮑國新與高陞（後上）

鮑 嘿！娶親可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體，又是這個，又是那個，這件事，那件事，都要弄得停停當當的。真要命！完全不像說起來那樣容易。喂，高陞，來呀！（高上）我還要對你說。……

|高

老太婆來了。

|鮑

來了，就叫她進來罷（高下）這件事情……這件事情……倒真是一件難事！

第八場 鮑國新與媒婆

|鮑

你好，你好，老太婆，怎麼樣？有什麼事？端過椅子來坐下，說罷。怎麼樣？倒底怎麼樣？那個，那個叫什麼：安……怎麼樣了？

媒

是安小姐。

|鮑

不錯，不錯，安小姐，一定是一位四十歲的老處女。

媒

絕對不是，包你娶了以後，每天都要滿口誇獎，謝我這老太婆還來不及。

|鮑

你這老太婆真會說謊！

媒

我老了，不會說謊的，狗才說謊呢。

|鮑

嫁粧呢？嫁粧呢？你再說一遍。

媒

嫁粧是：在公共租界裏一所兩層樓的石庫門房子，每月收入的租金真多得叫

人看着歡喜。還有兩片店，糧食店一家付起房租來每月就要付二百元，酒店也生意興隆。又有二所平房，一所是完全木造的，一所是石頭做的地基，每所房子每月可以收幾十元的租金。在法租界裏有一片菜園，前幾年有一個老頭子租下來種白菜，現在法租界的地皮貴得很，想收回來租給人家造房子，或者買掉。

鮑 她自己呢？面孔生得怎樣？

媒 真像水晶似的！白裏透出紅來，好像血裏和了奶。你一定會滿意到這上面，逢人就說：「真是謝謝她，多虧這老太婆做媒！」

鮑 她是不是官家小姐？

媒 不，她是做生意人家的女兒，不過她那種舉止行動，就是配起大將軍來都滿行的。她不願意做生意的人，她說：「我不管丈夫的相貌怎樣，只要是做官的就行。」她真是又漂亮又大方！星期日那天，她穿上一件新做的綢旗袍，

——嚇！飄來飄去的，發出聲音來，活像是一位官太太。



鮑 我所以問你，因為我自己是個秘書，我一定要……你明白嗎？……

媒 那里還有不明白的道理？從前也曾有一過秘書來說過親，看不中，給回絕了。他的脾氣很壞，說起話來句句都是謊話，並且一眼就看得出來的。他天生就是那個樣子；真沒有辦法，連他自己也不高興，他却仍舊不能不說謊，——這真是天老爺注定的。

鮑 除去這位姓安的小姐以外，還有別的人家沒有？

媒 你還要什麼？這是最好的！

鮑 真是最好的嗎？

媒 你走遍全世界，找不出第二個來。

鮑 讓我想一想，讓我想一想。你後天再來。我們兩人還是這樣：我躺着，你再說一遍……

媒 您老人家怎麼了？存心跟我老太婆開玩笑嗎？我到你府上走了三個月，一點

道理都沒有弄出來；您老是穿着睡衣，坐在这里抽烟。

鮑 你以為娶親，就好比說：「喂！高陞，拿皮鞋來！」套在腳上，就出去，那樣便當，是不是？要知道這是終身大事，總得好生想一想，好生看一看才對。

媒 那有什麼？要看就看罷，貨色是擺着叫人看的。您叫人拿衣裳來穿上，趁現在時候還早，我們就去。

鮑 現在嗎？那不行！你看天陰得很，剛出門，就要碰着雨。

媒 這是您自己不好！頭髮已經顯得蒼白，快要不能行周公之禮了。真沒有看見過這樣的秘書，等到我們找着了姑爺，那時候才不來理會您哩！

鮑 你說什麼廢話？你為什麼忽然說我頭髮蒼白？我的白頭髮在那里？（以手摸自己的頭髮）

媒 一個人活來活去，總會活到白頭髮的時候。您看，您對這家姑娘不中意，對那家姑娘又不喜歡。您看，我還有一個人可以去說的，您比起他來，還夠不上

他的肩膀，他說話聲音宏亮，像大喇叭，在海軍部裏當差。

鮑 你瞎說，白頭髮的謠言是您編出來的。你當我不會照鏡子嗎？喂，高陞，拿面鏡子來！不用了，我自己去拿。這是千萬要不得的，這比出天花還壞。（向另一間屋裏走去）

第九場 媒婆與柯慈甫（奔入）

柯 喂，鮑國新！……（看見媒婆）你！是你嗎？你怎麼也到這里來了？喂，你怎麼給我說合成這樣一個倒霉老婆？

媒 她有什麼壞的地方？你應該盡你做丈夫的天職的。

鮑 哼！盡做丈夫的天職！我從沒有看見過這樣的老婆！沒有她，我難道活不了嗎？

媒 你自己老纏住我不放，滿嘴都是：「老太太，你給我說一說罷，隨便怎樣都好辦。」所以我也只好隨便代你說合一個了。

柯 你這老狐狸精！……你到這里來做什麼？莫非鮑國新也想……

媒 那有什麼，總之是天老爺注定的。

柯 這混蛋，好！在我面前一句話也沒有提起。這算什麼一會事？偷偷的來！好呵！

第十場 柯慈甫，媒婆與鮑國新（持鏡注視）

柯 （潛走到鮑身後，嚇他。）嚇！吓！

鮑 （驚呼，鏡落地粉碎。）你這瘋子！做什麼？……做什麼？真淘氣！把人家的魂靈都嚇出竅來了。

柯 不要緊，鬧着玩的。

鮑 這也好鬧玩的！別人給你嚇得到現在還透不過氣來，鏡子也跌碎了；這東西不是白拾來的，是在惠羅公司裏買的，的的確確是英國貨。

柯 算了，我賠你一面鏡子就是了。

鮑 叫你賠罷。我知道你買來的那些鏡子的，不是人顯得好像老十歲，就是嘴臉歪斜的。

柯 喂，我先該生你的氣，你連要好朋友，連我都瞞起來了。你不是想娶親嗎？真是瞎說，我並不想娶親。

柯 嘿！你還要賴！證據就在眼前。（指媒婆）那邊站着的，誰都知道是什麼玩意。不過這也不打緊：這有什麼大關係？這是人生大事，每個國民應盡的一份義務。好了，好了，這事情由我一人來辦。（向媒婆）你把前前後後說一說，是世家，做官的，還是做生意的？叫什麼名字？

媒 名字可不能告訴你，人家是千金小姐，芳名是要守祕密的。我只能告訴你：她姓安。

柯 姓安的人可很少，不過這也不去管牠。喂，我問你：她住在那里？  
媒 靠近淘沙場那邊的鳳凰里。

柯 是不是在鳳凰里裏，小店後面的一所木房裏？

媒 不是在小店後面，是在酒店後面。

柯 在酒店後面，——那我就知道了。

媒 走進鳳凰里，對面就是警亭，走過警亭，眼前就是，眼前就是一所木頭房子，一個女裁縫住在裏面，就是以前和法院書記官姘過的那個女裁縫。你可不要走進女裁縫的房子裏去，就在旁邊，有一所石庫門房子，——這所房子就是她的，安小姐，新娘子，就住在那裏。

柯 好了，好了。現在歸我一手包辦，你去吧，——沒有你的事了。

媒 怎麼？你想自家跑去說親嗎？

柯 我自家去，自家去，用不着你管。

媒 啊！好不要面孔！這不是男人家的事。您躲開點罷，老先生，這真是那里說起？

柯 去罷，去罷！你什麼都不懂，用不着你管。自己識相些，趁早走開罷。

媒 好不要面孔，搶人家的飯碗！管這種鳥事。我要早知道這樣，就一句話也不

說了。（憤然下）

第十一場 鮑國新與柯慈甫

柯 老兄，這事情不能耽擱；——現在就走。

鮑 我還只是心裏想着，並沒有什麼……

柯 沒有關係，沒有關係！你千萬不要怕；我替你說親，包你心滿意足。我們現在就到女家去，包你一說就成。

鮑 又來了，怎麼可以現在就去？

柯 事情還有什麼，還有什麼可以拖的。你自己看看，你到現在還不娶親，把個家弄成什麼樣子了？看你的房子，亂七八糟的是些什麼東西？東邊一隻破皮鞋，西邊一隻洗面盆，桌上是一大堆烟葉，你自己整天斜躺着，懶腔懶調的。

鮑 這倒是實話，我家裏沒有秩序，我自己也知道的。

柯 只要你有老婆，那麼，你自己和你一切，都會改變樣子的：你這里有一張沙發，一隻小狗，還有一隻小金雀養在籠子裏，再有一些針織品……你想，你坐在沙發上——忽然一個小女人，美麗的小女人，坐在你旁邊；小手把你……

鮑 說老實話，世上真有這樣的小手，簡直賽過牛奶一樣，真要命！

柯 你那里知道！你心裏想她們只有一隻小手……嚇，老兄，她們還有……何必說呢！真要命，她們有的都是好東西。

鮑 說老實話，我是很愛有一個美女陪伴在我身旁的。

柯 好呀！你自己也明白過來了。現在應該動手辦事。你自己不用操心。辦喜酒等等——全歸我來……遠年花彫起碼一打，隨便怎麼說，少了不成。紅葡萄酒也要預備半打。女家有一大堆孀娘和寄娘——她們不好惹的。牛莊高粱，那可以免了，你說對不對？至於飯菜一層，我認識一個御廚，這傢伙燒出來的菜，



會把我們吃得直不起腰。

鮑 你這樣的熱心，好像真要辦喜事似的。

柯 這有什麼？何必拖下去呢？你自己不是答應了嗎？

鮑 我嗎？不對，我還沒有完全答應呢。

柯 你看你這人，你剛才還說你願意的。

鮑 我只說，這事不壞。

柯 你又來了！我們已經把一切事情都完全……那還有什麼可說的？難道你不歡喜過結婚的生活嗎？

鮑 喜歡是喜歡的。

柯 那怎麼樣呢？還有什麼疑疑惑惑的？

鮑 並不是疑惑不疑惑，是有點奇怪……

有什麼奇怪？

|鮑

多時沒有娶親，現在忽然娶了，怎麼不奇怪。

|柯

好了，好了……你怎麼不怕羞呢？我看這事一定要和你正正經經的談判一下，要和你開誠佈公地說，像父親對待兒子一樣。你看一看，細細的看一看自己，就像你現在看我似的。你現在成了什麼樣子？你簡直是一根木頭，沒有一點用處。你活在世上是做什麼的？你照一照鏡子，——自己會看得見的。一副蠢面孔，沒有別的！你想像一下，許多小孩子在你身旁圍繞着，並且不止兩三個，也許有整整的半打，一個個全都活像你。你現在孤單單的一個人，做了祕書，收發主任，或是什麼科長之類；但是你再想像一下，要是你身旁圍了些祕書少爺，科長小姐，那些小潑皮，小淘氣，伸着小手，捋你的鬍鬚，而你呢，對着他們學狗叫，阿烏，阿烏，阿烏！請問還有比這更好的景象嗎？你自己說。

|鮑

他們淘氣得厲害，要糟蹋一切，把紙張到處亂拋的。

柯 讓他們淘氣去。可是有一件——全都像你呢。

鮑 這倒很有趣，他媽的，一個個白胖胖，像小狗，却都和你自己相像。

柯 怎麼不有趣。——自然是很有趣。怎麼樣？可以去了罷？

鮑 去就去罷。

柯 喂，高陞！快來給老爺穿衣裳。

鮑 （在鏡前更衣）我以為應該加上黑馬褂。

柯 小事一端，都可以的。……喂，老兄，快點，你怎麼老是慢慢吞吞的。

鮑 就好，就好。（穿好長袍馬褂，坐下。）喂，柯慈甫，你看怎麼樣？還是你一個人去罷。

柯 又來了！你莫非瘋了嗎？怎麼叫我去？我問你：是誰要娶親的？我呢還是你？

鮑 今天真有點不大高興，最好還是明天去罷。

柯 你到底有沒有一些些腦筋？你是不是傻子？一切都已經收拾好了，——忽然

又不去了！請問：你這種樣子，是不是豬糞，是不是混蛋？

鮑 你爲什麼無緣無故的罵我？我做了什麼對不起你的事？

柯 傻子，十足的傻子，誰都要對你這樣說的。不要自以爲你是祕書，看你那份蠢相，簡直蠢得要不得。我貪圖些什麼？替你這樣張羅，還不全是爲了你的益處？人家在替你從嘴裏掏肉吃呢。你這光棍，又躺下來了！請問：你到底像什麼玩意？——簡直是廢物，蠢材，女人！比女人還無用！

鮑 只有你自己是好的。（低聲）你是不是瘋了？底下人在那裏站着，你竟當着他的面罵起街來，還用這些厲害的字眼。

柯 請問：怎麼能不罵你？誰能不罵你？誰能壓住了氣不罵你？像個正經人似的，決定娶親，總算明白過來了。忽然又好像吞了迷藥，着了魔似的，你這木頭……

鮑 好了，我去就是——你嚷些什麼？

柯 我去就是——怕你敢不去！（向高陞）把帽子拿來。

鮑 （站在門前）真是怪傢伙。對他簡直沒有法想，忽然無緣無故的罵起人來，一點規矩也不懂。

柯 現在自然不罵了。（兩人同下）

第二幕

安小姐家中一室

## 第一場 安小姐與潘太太

安小姐拿了副牙牌在過五關，嬌母潘太太坐在一旁看。

嬌嬌，你看，又是不通！

你問的什麼人？

我沒有問什麼人。

你不要瞞我，你的心事我都知道。

你說：嬌嬌，是誰呵？

一個百貨公司的老闆，史達國。

決不是他，我可以和你打賭，決不是他。

你不要在我面前強辯，我的小安琪，你看我的頭髮都快要變色了，除了他沒有第二個人。

這是不對的，嬌嬌，你要知道，我希望的是做官的，並不是做生意的呢。

潘 我的小安琪，要是你老太爺還在世的話，你不會這麼說的。你老太爺時常拍

着桌子叫喊，說：「我最恨那種把做生意當做不名譽事的人。我決不把我的女兒嫁給做官的，讓別人家去這麼做罷」。他說：「我也不讓兒子去做官，難道做生意的人不是和別人一樣，爲國家服務的嗎？」說完，一隻大巴掌就朝桌上拍着，手像木桶一樣大，手指比蘿蔔還粗，……真把人嚇死！說老實話，是他把你母親磨折死的，不然她會活得更長遠些。

安 你難道也要我嫁這樣的丈夫？所以我說無論怎樣也不嫁給做生意的人！

潘 史達國不是這樣的人。

安 我不情願，我不情願！他那鬍鬚，吃起東西來的時候，順着鬍鬚直往下流。

不，不，我不情願！

潘 到那里去找做官的呢？街上是找不到的。

安 （微露羞容）費媒婆會找的，她答應我找最好的。



潘 她是個說謊的女人。

第二場 安小姐潘太太與媒婆

媒 潘太太，你無緣無故的造我謠言，不怕罪過。

安 啊，是你，費媒婆！怎麼樣？說呵！有沒有？

媒 有，有，有，讓我先歇口氣，——真累得夠受！自從受了你的委託，我把家人人家，各處，各衙門，全都走遍，連警察所都去過。……你知道不知道，我幾乎挨了人家的打！真的，有一個老太婆，衝上來罵我：「你是什麼東西？搶人家的飯碗，你應該知道自己的地段。」我就對她直說：「我是爲了我家小姐，你不要生氣，我會叫你滿意的。」這樣一來，我就給你預備好了許多新姑爺，真是自從開天闢地以來，直到現在，這樣好的人我沒有見過。有幾個人今天就要來相親。我特地預先跑來關照你一聲。

安 怎麼說，今天就來？哎喲，費媒婆，我害怕！

媒 好小姐，不要怕，這是終身大事！讓他們來看看，沒有什麼要緊。你也可以看看，要是不喜歡的話——就讓他們走。

潘 你真能找出好的人來嗎？

安 有多少人？多不多？

媒 有六個人。

安 （叫起來） 哎喲！

媒 你何必這樣大驚小怪！不妨好好的挑選，這個看不中，那個會滿意的。

安 他們全是做官的嗎？

媒 全是的，挑得很齊；像這樣的做官的，還不曾有過。

安 怎樣的？是怎樣的？

媒 全是漂亮的，好的，勤謹的。第一位，芮華生，很漂亮，在海軍界裏做事，

——和你很相配。他說他歡喜身體肥胖的老婆，不歡喜乾癯的。還有一個柏維

基，是法院的執達吏，威風十足，神氣萬分。他長得胖胖的，脾氣很直爽，只對我喊：「你老是新娘子長，新娘子短的說廢話，我真不愛聽，你老實說，她有多少動產和不動產？」我說，有多少，多少！他說：「狗娘養的，你只知道說謊。」他還說出一種很難聽的字眼，叫我不好意思對你說，不過他總是一位正經體面的紳士。

安 還有什麼人？

媒 還有一位路金，他舉止大方，嘴唇真像楊梅，像楊梅那樣可愛。他說：「我需要的是美麗，有學問，能夠說英國話的老婆。」他真是一個態度幽雅的人，身子瘦拐拐的，脚又窄又細。

安 瘦拐拐的人我不大那個……我不知道……看不出他們……

媒 喜歡胖的，那就挑柏維基好了。這位先生真夠資格，他胖得這個門差點兒就走不進來，……真有趣。

安 他有多少年紀？

媒 年紀還輕，五十歲左右，還不到五十歲。他有一個綽號，叫做炒雞蛋。

安 有這樣的綽號嗎？

媒 就是這個綽號。

安 哎喲！這樣的綽號，真要命！要是我嫁給他，別人家叫起我來，叫什麼呢？

炒雞蛋太太，這成什麼樣子？這真不成樣子！

媒 既然你不歡喜這綽號，那就挑芮華生好了，——他是一個很可愛的姑爺。

安 他的頭髮怎樣？

媒 頭髮是很好的。

安 鼻子呢？

媒 唔……鼻子也是好的。都放得端端正正的。脾氣也很好，不過有一件，你不

要生氣，他家裏只有一支烟筒，別的什麼都沒有——一點傢俬也沒有。

安 | 還有些什麼人？

媒 | 還有一個潘德萊，他是一個小官，有點口吃，人倒是規規矩矩的。

安 | 你不要老是官，官，官的；你說，他喜歡喝酒嗎？

媒 | 喝是喝的；我不說謊，喝的。有什麼辦法，——他是小官，可是人文靜得很，好像一塊綢子。

安 | 我不要酒鬼做我的丈夫。

媒 | 這是你的自由，小姐！不要這一個，再挑別一個好了。不過偶然多喝些，又有什麼關係？並不是一年到頭喝得爛醉的，一星期裏，也有一兩天清醒着。

安 | 還有什麼人？

媒 | 還有一個人，不過這個人……不用提他了！還是這些人好些。

安 | 他到底是誰？

媒 | 我不高興提他。他總算是個祕書，掛着徽章，可是不大愛動，沒法子引他出

門。

安 還有什麼人？你說有六個人，一共只有五個。

媒 難道你還嫌不夠？你看，你竟上癮了，剛才你還害怕得很。

安 你這些做官的有什麼用？不要以為你有六個，老實說，一個做生意的人就抵得過大家。

媒 好小姐，做官的人到底要尊貴得多啊！

潘 尊貴算得什麼？你看，史達國戴着貂皮帽，走出走進的……

媒 碰到掛徽章的官迎面過來，說：「你這小生意人，讓開些！」或者說：「小生意人，把最好的絲絨給我看！」——做生意的只好說：「是，是，老爺！」

——做官的說：「不懂規矩的野蠻東西，把帽子脫下來。」——

做生意的一不高興，就不賣衣料；做官的沒有衣裳穿，只好光着身子。

媒 做官的會槍斃做生意的。

潘 做生意的到法院裏去。

媒 做官的到最高法院裏去告做生意的。

潘 做生意的到大總統府裏去告。

媒 做官的到……

潘 我不要聽你的胡說，無論如何，大總統總比最高法院大！你去張羅那些做官的罷！做官的有時也要脫帽子的……（門前鈴響）什麼？有人按鈴。

媒 哎喲！這是他們。

誰？

媒 他們……就是那些來相親的。

（叫起來）哎喲！

潘 阿彌陀佛！屋裏一些也沒有收拾。（抓起桌上的一切東西，在室內奔走）。那個毯子，桌上的毯子完全是黑的。杜絲！杜絲！（杜上）快點拿乾淨的桌毯來。

(把桌毯拉下，在室內亂走。)

安 哎喲，嬌嬌，你叫我怎麼辦？我身上連旗袍都沒有穿。

潘 哎喲，小姐，快點去穿衣裳！(在屋內亂走，杜絲取桌毯上，門上鈴又響) 杜絲，快跑去對他說：「就來了！」(杜遠遠的喊「就來了」)

安 嬌嬌，旗袍剛剛洗過，還晒着沒有乾呢。

潘 哎喲，阿彌陀佛！就穿別的衣裳罷。

媒 (奔入) 你們怎麼還沒有弄好？安小姐，快一點，好小姐！(鈴聲又作) 噫！人家是在外面等着的呀。

潘 杜絲，去領他進來，請他等一等。(杜奔往外室，開門。外面有人語聲問：「在家嗎？」——「在家，請屋裏坐。」(大家好奇地爭着從鑰匙孔中向外窺望)。

安 (叫起來) 嚇！真胖！

媒 進來了，進來了！(大家急忙奔避)



### 第三場 柏維基與杜絲

請等一會。(下)

柏 杜

等是可以等的，就怕耽擱了公事：好容易偷了一點工夫，從法庭裏溜出來。

忽然院長想到：「執達吏呢？執達吏到那里去了？」——「去相親了……」——

「下次可不許他去相親……」讓我再看一看這張嫁粧清單。(唸)「石庫門樓房全幢」(翻眼向上巡視室中一週)有的！(續唸)「平房兩幢；石基，木造各一」……

……木頭房子可不大強。「噴漆鋼絲包車一輛，附坐墊重毯。」也許是野雞包車，

老太婆却說是頭等貨；好了，就算是頭等貨罷。「大小飯碗兩打」……自然，

做人家是用得着飯碗的。「狐裘兩件。」……唔！——「鴨絨繡枕大小各成

對。」(咬着嘴唇皮)「綢衣六套，布衣六件，睡衣兩件。……」這是空頭玩意。

「襯衣，汗衫」……這都隨她的便，有沒有不在乎。應該細細的查點一下，不要現在說得蠻好，又有房產，又有車馬，等到一娶下來，却剩下些鴨絨鴨毛。

（鈴聲又作。杜絲匆匆從屋內穿過，走去開門。但聞人語聲問：「在家嗎？」——「在家呢。」）

#### 第四場 柏維基，路金與杜絲

杜 請等一會，就出來的。（杜下。路與柏鞠躬爲禮）。

柏 您好呀？

路 閣下是不是美麗的女主人的老太爺？

柏 不是的，並不是老太爺。我還沒有生小孩呢。

路 哎喲，對不住，對不住！

柏 （向傍，自言自語的。）這個人的樣子，有點可疑，他到這里來，恐怕也是和我一樣的來意。（大聲）您來見這里的女主人，有什麼貴幹？

路 沒有……沒有什麼事情，散散步，順便來一趟。

柏 （向傍，自言自語的。）瞎說，瞎說，什麼順便來的，這傢伙也想娶親。

（鈴聲又作。杜絲穿過屋子去開門。外屋語聲：「在家嗎？」——「在家呢。」）

### 第五場

柏維基，路金與芮華生（杜絲隨入）

芮

（向杜）好姑娘，請你替我刷一刷……街上的灰塵黏了不少。這里有一根毛，請你把牠拿下來。（轉身）好了！謝謝你，好姑娘，你再看一看，後跟上有什麼沒有？謝謝你，好姑娘！這里好像又有些什麼。（手觸衣袖，向路金與柏維基那邊看了一眼。）這是英國呢子！真經穿！民國八年的時候，我們的艦隊在秦皇島，我那時還在做練習生，買了這件衣料，縫了一件制服；民國十一年，徐世昌做大總統時代，我升為海軍少尉，這呢子還是完全新的。民國十四年，出國考察，不過袖口上有些磨破，民國十五年，告老退休，不過翻了翻面子。直到現在，又穿了十年，還是簇新全新的。謝謝你，好姑娘，美姑娘。（舔了舔嘴唇，走近鏡前，輕理頭髮。）

路

請問，秦皇島是——您剛才說過的秦皇島——那是一塊好地方嗎？

丙 好地方，我們在那里駐紮了三十四天，不瞞你說，風景真是太美了。山啊，

石榴樹啊，滿是漂亮女人，全像一朵朵小玫瑰花，不論什麼人見了，都想抱住她們，和她們親嘴。

路 還都是有知識的嗎？

丙 知識高極了！那樣的知識，只有大學畢業生才有。我們有時到街上走一走，旁邊就走着些臉色黑俏的美女。——她們每家人家都有平台，屋頂就像這里的地板，完全是平的，——抬頭一看，平台上正坐着一朵玫瑰花……自然不能丟失面子……（鞠躬，揮手。）她也是這樣。（舉手指示手勢）穿的也自然是塔夫綢，戴着各色各樣的耳環……一句話，一塊好吃的東西……

路 請問您一句話……秦皇島的人說那一國的話？

丙 自然是說中國話，而且是真正的北方國語。

路 一般姑娘小姐們都說國語嗎？

芮 都說的。我對您說，您也許不相信，我們住了三十四天，一句外省話都沒有聽見她們說過。

路 一句也沒有說？

芮 一句也沒有說。那些做官的，和別的體面人，以及軍官們，自然不消說，就是那些普通的鄉下人，背上扛東西的苦力，你如若對他們說國語，他們也一樣會明白的。

柏 這秦皇島，我想是很有趣的地方。您剛才說：鄉下人，鄉下人是怎麼樣的？是不是和別處的鄉下人完全一樣，——寬寬的肩膀。他們也種田嗎？

芮 這我不敢說，我沒有看見他們種田不種田。至於烟呢，我可說他們不但抽，還往嘴裏放。來往運輸也是很便當的，那邊全是水，四處都是小擺渡船。……一個美貌女人坐在那里，像一朵玫瑰花，穿得很齊整。……還有一些英國軍官們和我們在一起，也是一些海軍界裏的人，……初起頭真有點兩樣，互相不明

白；後來一熟，就隨隨便便的明白了。手指指一指瓶子或杯子，立刻就知道是喝酒的意思，拳頭向嘴裏一伸，嘴裏說出「潑夫，潑夫」的聲音，就知道是抽烟斗。我不瞞您說，語言是很容易學的東西，——水手們兩三天就會彼此了解的。

柏 可見海上的生活是很有趣的，我是很歡喜同有閱歷的人交朋友，請問：貴姓？

芮 我叫芮華生，退職海軍少尉。請問：貴姓？

柏 賤姓柏，名維基，法院執達吏，別人給我起了個綽號，叫做炒雞蛋。

芮 （未聽清）是的，我也吃過了。我知道路很遠，天氣又冷，所以吃了一碗飯，一點鹹魚，不過沒有吃炒雞蛋。

柏 你聽錯了，我是說別人給我起了個綽號，叫炒雞蛋。

芮 （鞠躬）哎喲！對不住！我的耳朵有些不管事了。我還當您說您吃了一盤炒

雞蛋。

柏 有什麼辦法！我不能禁止人家不這樣稱呼我。

芮 這是常有的事，我們艦隊裏的軍官和水手們，都有許多很特別的綽號；什麼髒水哪，醉鬼哪，焦頭中尉哪，還有一個練習生，很好的練習生，綽號叫小洞。我們的上司常常叫他：「喂，小洞，到這里來」。——還時常跟他開玩笑，說他是一個小洞。（鈴聲又作，媒婆穿過室內，前往開門。）

柏 老太太，你好呀！

芮 你好呀，老太太！

路 你好呀，費媒婆！

媒 （忙着出去。）謝謝！好好！（開門，前室語聲：「在家嗎？」——「在家呢。」）又是幾句模糊不清的話語，只聽得媒婆恨恨的說：「你看，你這個人。」）

第六場 柏維基，路金，芮華生，柯慈甫，鮑國新，與媒婆

|柯 (向鮑) 你只要記住你的胆量，別的不要什麼。(四顧鞠躬，微露驚色，自言自

語的。) 嚇，那裏來這一大堆人！這是怎麼會事？難道他們都是來相親的嗎？

(推了推媒婆，低聲對她說。) 從那裏聚集來這許多烏鴉？

媒 (低聲) 不是烏鴉，都是規規矩矩的人。

|柯 (向媒婆) 客人不少，可惜都是些阿貓阿狗。

媒 看你自家的面孔，少要吹牛了！出門擺闊，搭臭架子，家裏也許連燒粥的米都沒有。

|柯 你的進賬，只怕要落空。(大聲) 她現在在做什麼？這扇門是不是通她的臥室？(走近門去)

媒 你不要這樣不顧顏面，對你說過，人家在穿衣裳呢。

|柯 那有什麼要緊？有什麼關係？不過看一看，沒有別的。(向鑰匙孔內張望。)

|芮 讓我也張望一下。



柏 讓我也看一眼。

柯 (繼續張望) 看不見什麼，先生們！只看見白騰騰的一片，不知道是什麼，女人呢還是枕頭。(衆聚集門前，推搡上去看望。)

柯 嗨！……出來了。(衆奔散)

### 第七場

柏維基，路金，芮華生，柯慈甫，鮑國新，媒婆，安小姐與潘太

太

潘 諸位到這里來，有何貴幹？

柏 我看報知道府上有人打算包運木材，我是法院的執達吏，特地來打聽木材的種類，多少數目，和包運的期限。

潘 雖然不想包運什麼，不過您的光降是很歡迎的。貴姓？

柏 柏維基。

潘 請坐。(向芮華生看望) 請問……

芮 我也是看見報上廣告，心想來走走。天氣很好，路上全是香草……

潘 貴姓？

芮 退職海軍少尉，芮華生第二。以前還有一個芮華生，比我先退職。退職的原  
因是膝蓋下面受傷，槍彈中得很奇怪，並沒有打中膝蓋，却穿着筋過去，好像  
針縫似的。你和他站在一起，他老好像要用膝蓋冷不防的從後面打你一下。

潘 請坐。（向路金）請問貴幹？

路 來結一個鄰居。因為住得很近……

潘 您是不是住在對門？

路 不是的，我現在還住在淘沙場，不久就想搬到近處來，到這一帶來。

潘 請坐，請坐。（向柯慈甫）請問……

柯 您難道不認識我嗎？（向安小姐）您也不認識我嗎？小姐。

安 好像從來沒有跟您見過面。

柯 您想一想罷，您一定在什麼地方見過我的。

安 真的不知道。莫非是在柳聞鶯家裏嗎？

柯 正是在柳聞鶯家裏。

安 您還不知道她出了一件事。

柯 是出嫁了？

安 不是的，能夠這樣還算幸運哩。她跌壞了一條腿。

潘 跌得很厲害。她黑夜裏坐着馬車回家，馬夫醉了，把她從車裏摔出來。

柯 我記得是出了點事體，不是出嫁，就是跌壞了腿。

安 貴姓？

柯 敝姓柯，——叫柯慈甫，我們還帶點親，內人常常說起的……讓我介紹，讓

我介紹，（執鮑國新手，拉他向前。）這位是敝友鮑國新，祕書兼收發主任，一個人辦全部的工作，把自己部分的事情做得很完善。

安 貴姓呀？

柯 鮑國新，鮑國新。局長是派來裝點門面的：一切事都歸鮑先生幹。

安 是的，請坐罷。

### 第八場

柏維基，路金，芮華生，柯慈甫，鮑國新，安小姐，潘太太與史

達國

史 （兩手抱拳，作了個商人式的揖。）好呀，潘太太，百貨公司裏有人說您出賣羊毛。

安 （把身體一扭，露出鄙夷的神氣，低聲談話，却使他聽得見。）這里不是做生意的舖子。

史 咳！來得不是時候？是不是你們已經把事情商量停當了，沒有我的分兒。

安 請坐，請坐，史先生；羊毛雖然不出賣，不過您來串門是很歡迎的。請坐罷。

（衆坐下，沉默。）

柏 今天的天氣真奇怪，早晨好像要下雨，現在又好像過去了。

安 這天氣真不像樣，有時晴，有時完全下雨，沒趣得很！

芮 我跟着艦隊到秦皇島去的時候，正是春天，——比較一下，就像二月裏的天氣一樣，出門時有太陽，一會兒就下雨，一看，真的就是雨。

柏 最不痛快的就是這種天氣，一個人坐在家裏，有家眷的自然完全不同——不會悶的。如果是光身，那簡直是……

芮 那簡直等於死一樣難過。

路 這真可以說是……

柯 什麼？……這簡直是活受罪，活得都不快活！這樣的苦事還是不去嘗試的好。

柏 小姐，要是由您挑選意中人，請問您對於這個有怎樣的趣味？恕我直說，您

心目中的姑爺，是當什麼差使的體面些？

芮 小姐，您願意熟悉航海的人做姑爺嗎？

柯 不對，不對，據我看來，只有能夠管理全局子的人，才是最好的丈夫。

路 何必固執成見？爲什麼您看不起那些雖然是在步兵營裏當差，却懂得上等社會禮節的人呢？

柏 小姐，您自己決定罷。

安 （沉默不語）

媒 您回答呀，對他們說呀。

柏 怎麼樣？

柯 您的高見呢？安小姐。

媒 （低聲向安）說呀說呀，說：——謝謝，我很高興……這樣呆坐着不好。

|安| (低聲) 我害羞，實在害羞；我要走，真的要走。孀孀，您替我陪一陪客。  
 媒 唉，不要走，不要做叫人看不起的事，這真叫人看不起。不知道他們要怎樣想法呢。

|安| (又低聲) 不行，我要走，我要走！(奔下。媒婆與潘太太隨下。)

第九場 |柏維基，|路金，|芮華生，|柯慈甫，|鮑國新，|史達國

|柏| 全走了，這算怎麼會事？這是什麼意思？

|柯| 一定出了什麼岔子。

|芮| 大概是關於女太太們的衣飾……要把什麼按一下好……譬如袖口呀……別針呀……(媒婆上，衆急向她問：「什麼？什麼事情？」)

|柯| 出了什麼岔子？

|媒| 怎麼會出岔子，真的，什麼事都沒有。

|柯| 那麼，她爲什麼走出去呢？

媒 你們把她弄得害羞了，所以就出去了。你們把她弄得難為情得很，竟坐不住了。她現在叫我給你們諸位道歉，晚上請到這里來喝杯茶。（下）

柏 （向傍，自言自語的。）又是喝杯茶。我就爲了這個，不喜歡說媒。今天不成；請明天來，後天再去喝杯茶，還要讓她考慮一考慮，真是麻煩極了？其實這算什麼屁事，一點也不難解決的！我是有職務的人，我沒有工夫。

柯 （向鮑）姑娘並不壞呀，是不是？

鮑 是的，不壞。

芮 姑娘是很好的呀。

柯 （向傍，自言自語的。）不成功，這個傻子也愛上了，也許他會從中阻梗。

（大聲說）完全不好看，完全不好看。

柏 鼻子太大。

芮 鼻子我倒沒有看見，我只覺得她好像一朵玫瑰花一樣。



路 我也是這個意思。不過，不對，不對……我以為她不見得明白上等社會的禮節。

柏 (向傍，自言自語的) 這事讓別人去操心罷。我要到院子裏去看一看正房和邊房去，要是都不錯，今天晚上就進行。這些人我都不怕，都是頂軟弱的，新娘子是不喜歡這種人的。

丙 (向路金) 去抽一筒烟去。我們是不是順道？請問：府上住在那里？

路 淘沙場，求偶里。

丙 這要繞灣子的，不過我可以送您。

史 這裡有些官氣十足。但是安小姐，你以後會想到我的。再見罷，先生們。

(鞠躬而退)

第十場 鮑國新與柯慈甫

鮑 我們等在這裡做什麼？

柯 是不是，姑娘很漂亮？

鮑 好了！說老實話，我不喜歡。

柯 咦！這是怎麼會事？你自己剛才不是說過她不壞？不壞，那當然就很好看了。

鮑 有些不大那個，鼻子太大……

柯 鼻子太大，跟你有什麼相干？

鮑 新娘子的鼻子總不應該太大。

柯 爲什麼呢？

鮑 因爲，我也不知道是因爲什麼，總之是有點不大那個。

柯 (向傍，自言自語的。) 真是傻子；剛才那個人一說，他的耳朵裏就鑽進去了。(大聲說)她是美女，簡直是美女，這樣的美女是無處尋找的。

鮑 我起初覺得很滿意，後來大家都說她鼻子太大，——我一看，自己也看出鼻

子太大起來了。

柯 你真笨得可以，他們是故意這樣說，好把你支使開去，讓他們娶這新娘。連我也不敢誇獎——全是這樣的做品。其實這位姑娘非常出色，你只要看她的眼睛，那雙眼睛，那玩意，真要命，又會說，又會呼吸。鼻子呢，我說不出是怎麼的鼻子。白得像石膏！不，連石膏都不能比的。你自己好好的想一想。

鮑 (微笑)我現在又看出她好像是美麗的。

柯 自然是美麗的。你聽着，現在大家都散了，我們去找她談談，包你一說就成。

鮑 這個我不幹。

鮑 爲什麼？

鮑 這不是胡鬧嗎？我們人很多，讓她自己挑選好了。

柯 你何必管他們，你怕情敵，是不是？我有法子把他們全都趕跑。

鮑 看你怎麼把他們趕跑。

柯 這包在我身上。你只要給我罰誓，以後不許再扭扭捏捏的。

鮑 我可以罰誓。我想娶親，再再固執了。

柯 手呢？

鮑 (把手給他) 拿去。

柯 這才是我求之不得的。(兩人下)



第三幕

安小姐家中一室

安

第一場 安小姐一人，柯慈甫後上。

挑選，挑選，……真是難事！一兩個人倒還罷了，一下子就是四個，隨便你挑選。路金長得不壞，不過嫌他太瘦些；鮑國新也不錯。老實說，柏維基也不錯，雖然胖些，總是很體面的男子。請問，怎麼辦好？芮華生又是個體面男子。這真很難決定，不要說多麼難了！如果把路金的嘴唇安置在鮑國新的鼻子下面，再添上芮華生那樣的活潑，柏維基那樣的發福，——我是立刻可以決定的。現在你去想罷，連頭都要脹痛的。我想最好是拈鬮，拈到誰的鬮，就嫁給誰，一切全憑天意。把他們的名字寫在紙上，搓成小卷，拈到什麼，就是什麼。（走到桌旁，取剪刀和紙，剪成幾張小紙，寫上了字，一邊卷，一邊說話。）我們做姑娘的，尤其是有了愛情的，益是不幸呀！男人是不懂，也不願意明白的。這不是都弄好了嗎？只要放到手提包裹，閉住眼睛，拈到什麼，就是什麼。（把紙卷放在手提包裹，用手掏亂。）可怕得很……但願能拈出路金來才好呢！

爲什麼要是他？不如抽出鮑國新來。爲什麼是鮑國新呢？別的那些人，有什麼地方比他壞的？……這樣不行……拈出什麼，就算什麼。（伸手入提包，摸索了一會，把紙卷完全掏出。）噢，全有，全拈出來了！噢，心跳得要命！不行，只能一個，只能一個！（把紙卷重新放在手提包裹，掏亂。柯慈甫躡足入室，立在她背後。）唉，但願能抽出芮華生來才好……我怎麼了！我要說的是路金……不，不要，不要！命裏注定誰，就是誰罷。

柯 挑鮑國新，比別人都要好。

安 哎喲，（驚跳起來，雙手掩面，不敢向後看望。）

柯 你怕什麼？不要怕，這是我。您挑鮑國新，真是最好沒有。

安 嗯，我害羞，您全聽見了。

柯 沒有，沒有！我是自己人，親戚，您用不着當我的面害羞，露出面孔來罷。

安 （露出半邊面孔）我真是害羞！



柯 您就挑鮑國新罷！

安 哎喲！（又驚跳起來，雙手掩面）

柯 這人真是難得的好人，辦事太好……真是個能幹的人。

安 （臉微露）不過別的人呢？譬如路金，——他也是好人。

柯 比起鮑國新來，他簡直是廢貨。

安 爲什麼？

柯 這是很明白的道理。鮑國新這個人……這個人……是不論什麼地方都找不出來的人。

安 柏維基呢？

柯 柏維基也是廢貨，他們大家全是廢貨。

安 全是的嗎？

柯 您只要比較一下，就可以看出，無論在那一方面，只有鮑國新頂好！那些柏

維基，路金，一籊腦兒，都不是好東西。

安 他們是很……規矩的。

柯 什麼規矩！都是些喜歡打架，頂愛胡鬧的人！我想您總不願意出嫁第二天就挨打的罷？

安 唉，要命！這真是頂壞不過的倒霉事。

柯 自然囉，再也沒有比這個更壞的。

安 那麼，您看是挑鮑國新好嗎？

柯 自然是挑他的好，挑鮑國新的好。（向傍，自言自語的。）這事情好像有些頭緒了。鮑國新坐在點心店裏，趕快去找他來。

安 您以爲是挑鮑國新的好。

柯 一定要挑鮑國新。

安 別的人莫非都要拒絕？

柯 自然都要拒絕。

安 這怎樣辦？有些害羞。

柯 害什麼羞？您就說年紀還輕，不想出嫁。

安 他們不會相信，一定要問：爲什麼？是怎麼會事？

柯 您如果想一刀兩段，只要說：「滾開，傻子們！」

安 怎麼能這樣說呢？

柯 您不妨試一試，我包您，大家馬上就會都跑掉的。

安 這好像是在罵人。

柯 反正您不會再和他們相見，這還不是一樣的嗎？

安 這樣總不大好，他們會生氣的。

柯 就是生氣，也沒有什麼大不了？如果會出什麼亂子，那是另外一會事；這件事情，最多也不過像在眼睛上吐一口痰罷了。

安 那還不是嗎？

柯 那有什麼了不得的？真的，有些人是挨過人家許多次的唾沫的。我認識一個朋友，他是很美麗的男子，臉上紅噴噴的，他在長官面前請求加薪，不斷的說，弄得人家討厭得很，後來忍不住了，便朝他臉上吐了一口，說道：「給你這個，這就是你的加薪，走開吧，討厭傢伙。」不過薪水到底是加了。所以吐一口痰，有什麼關係呢？如果手帕不在身邊，那是另一件事，如果手帕就在口袋裏，——那麼拿出來，揩乾就好了。（外屋鈴聲大作。）有人敲門，一定是他們裏面什麼人；我現在不高興和他們相見。府上可有別的門出去嗎？

安 可以從黑梯子那里走出去。我真是全身都在發抖。

柯 不要緊，只要振起精神來。再見吧！（向傍說）快去帶鮑國新來。

第二場 安小姐與柏維基

柏 小姐，我有心來得早些，為的是可以和您密談幾句。小姐，關於官階，我想

您是知道的。我是法院執達吏；上司寵愛，下屬也服從。……只少一樣：終身的伴侶。

安 是的。

柏 現在我找到這個終身的伴侶了。這伴侶——就是您。請您直說：行，還是不行？（看安肩，從傍說。）她並不像那些瘦女人似的，——還有些兒味道。

安 我年紀還輕……還不打算出嫁。

柏 對不住；既然這樣，爲什麼叫媒婆來張羅？也許您想說別的話——請您直說罷……（聞鈴聲）真倒霉！簡直不叫人家正正經經的辦事。

第三場 安小姐 柏維基 與 芮華生

芮 對不住，小姐，我也許來得太早了。（回身見柏）啊，已經有人了……柏先生，好呀！

柏 （向旁說）好呀，好呀，滾你媽的蛋。（大聲）怎麼樣呢？小姐，請您說一個

字：行，或是不行。（鈴聲又作，柏怒而唾地。）又是鈴響！

第四場 安小姐，柏維基，芮華生與路金

路 小姐，鄙人也許來府較早，有失體面……（看見他人在場，發一聲喊，上前鞠躬。）好呀！

柏 （向傍說）收回你的問好！鬼差你來，你的腿爲什麼不早跌斷！（大聲）怎麼樣呢？小姐，請快決定罷！我是公務人員，沒有多少工夫……行，還是不行？

安 （發慌）不用……不用……（向傍說）弄得我莫明其妙，不知道說什麼好！

柏 怎麼不用？在那一方面不用？

安 沒有什麼，沒有什麼……我不是那個意思……（一鼓作氣）滾出去！……（搖手，向傍說）哎喲！要命！我說的是什麼話呀？

柏 怎麼「滾出去」？「滾出去」是什麼意思？請問您，說這句話是什麼用意？（兩手叉腰，惡狠狠的逼到她面前來。）

〔安〕（眼望柏面，大喊一聲。）哎喲！要打人了，要打人了。（奔下。柏維基張口結

舌的站在那里，潘太太聞聲跑入，眼望柏面，也喊了一聲：「哎喲！要打人了！」立即奔下。）

〔柏〕這算什麼玩意，這真是笑話！（門前鈴響，並聞語聲。）

〔柯聲〕進來，進來，站在這裡做什麼？

〔鮑聲〕你先去，我的腿帶解開了，要弄弄好，一會兒就來。

〔柯聲〕你又要溜跑的。

〔鮑聲〕不，不會溜跑的，真的不會溜跑的。

第五場 柏維基，芮華生，路金與柯慈甫

〔柯〕好端端的，忽然又要結起腿帶來了。

〔柏〕（向柯）請問這位姑娘是不是傻子？

〔柯〕怎麼了？出了什麼事？

|柏 莫明其妙的舉動，忽然喊着：要打人了，要打人了，一下子就跑走了。誰知道是什麼意思？

|柯 她確實是有點傻氣的，她是傻子。

|柏 您是她的親戚嗎？

|柯 是親戚。

|柏 請問是那一門親戚？

|柯 弄不清楚了，好像家母的孀孀是她老太爺的什麼親戚，或是她老太爺是家孀的什麼親戚，內人知道得很清楚——這是她們的事情。

|柏 她早就犯傻嗎？

|柯 從小就有的。

|柏 自然，能聰明些更好，不過傻子也沒有什麼，只要財產富足就行。

|柯 她是什麼也沒有。



柏 怎麼，那座石庫門房子呢？

柯 不過名義上是石庫門房子，您却不知道她是怎樣造成的，牆只砌了一片磚，中間全塞些髒土，木片，鮑花之類的廢料。

柏 您說得真險。

柯 一些也不錯。您還不知道，現在造的是什麼房子？只要能夠向當舖典押就行。

柏 這房子是不是沒有典出去？

柯 那個跟您說的？老實說，不但典了出去，而且已經有兩年多沒有付利。法院裏已經有一個人打這所房子的主意——還沒有看見過這樣好包攬詞訟的人，連天理良心都沒有的，自己母親的最後一條裙子，他都會剝去的。

柏 那個媒婆怎麼說？……嚇，這媒婆，老妖精，簡直是混蛋……（向傍說）可是也許他在說謊。必須好生的去盤問老太婆一下，如果實在……嚇……叫她知

道我的厲害，是與衆不同的。

|路 (向柯) 有一點小事奉求。兄弟自己不懂英文，老實說，很難自己判斷女太太們懂不懂英文。請問，這位小姐懂不懂英文？

|柯 一竅不通。

|路 真的嗎？

|柯 自然囉！這我是知道得很清楚的。她和內人是在一個學校裏的同學。她是出名的懶貨，永遠是傻裏傻氣的。那個英文教習常常把棍子打她。

|路 我第一次和她見面，就有一種預感，好像她不懂英文。

|柯 |英文不英文，管牠呢！那個媒婆真正可惡……真是魔鬼，女妖！你們知道她說得多麼天花亂墜——真是畫家，上等的畫家。她說：「石庫門房子，石基的平房，馬車，——坐上就去游玩！」連小說書裏都找不出這樣一頁來。這老傢伙！你只要給我碰見……

## 第六場

柏維基，路金，芮華生，柯慈甫與媒婆

柏 好！她來了！你進來，老妖精，你過來！

路 你把我騙了，鬼老太婆！

柯 吃生活去罷，野貨！

媒 你們到底鬧些什麼？把我的耳朵都震聾了，一句話也弄不明白。

柏 這房子是用一種磚頭砌的，你這老傢伙，却胡說八道，還說帶着攔樓，說了一大套。

媒 這個我可不知道，並不是我造的，也許應該是用一種磚頭造的。

柏 已經典押給當舖裏了！你這可惡的老妖精，叫小鬼把你吃下去。（跺脚）

媒 你看你，居然罵起山門來了。換了別的人，人家替他忙了半天，他連道謝都來不及呢。

路 費媒婆，你會對我說過許多遍，她是懂得英文的。

媒 她懂的，全懂的，德國話，法國話，俄國話，無論那一國的話她全懂的。

|路 不對罷，好像她只會說中國話。

媒 這有什麼壞的？因為她是中國人，說中國話容易明白，所以她就說中國話。  
要是她說回回話，您自己又一句都不懂，豈不更壞。

|柏 你走過來，可惡的東西，你走過來。

媒 (倒退近門) 我不來，我知道你的，你這人粗得很，無緣無故會打我的。

|柏 這個不會讓你白饒過去的。我把你送到警察廳去，叫你知道應該不應該欺騙好人。你張開眼看着罷。你去對那個姑娘說她是混蛋！記住，一定得說。

(下)

媒 看你這樣子！生氣得這樣！人一胖，就以爲人家都比不上他了。我要說，你自己才是混蛋！

|路 老實說，我根本沒有想到你會這樣騙人的。我要是知道這姑娘的學問是這樣

的，嚇，我……我的脚是決不會踏到這里來的。嚇嚇！（下）

媒 中了鬼迷，或者是喝飽了黃湯，出了這些挑三挑四的人，方塊字把他弄瘋了！

第七場 芮華生，柯慈甫與媒婆

（眼望着媒婆，還用手指着，哈哈大笑。）

柯 媒 （微愠）你笑什麼？（柯續笑）

芮 你看你這樣笑法！

柯 媒婆！媒婆！做媒的好手，真會撮合親事！（續笑）

媒 看你笑得這樣子！你母親養下你來，就發瘋啦！（怒下）

第八場 柯慈甫與芮華生

柯 （續笑）真沒有辦法！真沒有辦法！肚皮快要笑破了，笑得沒有力氣了！（續笑）

芮 (眼看着他，也開始發笑)

柯 (頹然倒在椅上) 真是累壞了！覺得再笑下去，要連一些力氣都沒有了。

芮 我很佩服你的快樂精神。在我們艦隊裏有一個練習生，也是快樂的脾氣。有時候，伸出指頭對他指一下，沒有什麼別的，——他就會忽然的笑起來，一直笑到晚上。看看他，連自己也覺得好笑起來，就跟他一塊兒笑了。

柯 (吐了口長氣) 唉，天老爺！饒了我們罷！她這傻子居然敢做這種事！叫她來做媒，她能做得成嗎？讓我來做媒，才成功啊！

芮 真的嗎？您真會做媒嗎？

柯 自然呀！隨便什麼人，隨便那一家。

芮 既然這樣，就請您給我和這府上的姑娘做媒罷。

柯 給您做媒？爲什麼您要娶親？

芮 怎麼叫爲什麼？這個問題，恕我直說，有點奇怪！誰都知道是爲什麼。

柯 您已經聽見她並沒有粧奩的。

芮 沒有也沒有法子。自然這並不好，不過這樣可愛的小姐，那種舉止，就是沒

有粧奩也娶得。小小的一間屋子，（用手作勢丈量）不大的外屋，加上一座小屏風，或者像隔扇一類的東西……

柯 她有什麼地方叫您喜歡的？

芮 說老實話，我愛她的胖。我最愛胖女人。

柯 （斜視着他，向傍說。）他自己並不好看到什麼地步，好像一隻倒乾淨了烟葉的烟袋。（大聲）您是完全不應該結婚的。

芮 爲什麼？

柯 就是這樣，在我們兩人中間說，您是什麼模樣！您那雞腿……

芮 雞腿？

柯 自然是雞腿，您看您的樣子！

請問：什麼叫雞腿？

簡直是雞腿。

我覺得這牽涉到個人的名譽……

我說這話，因為我知道您是明白人，別的人我不會說的。我可以給您做媒，做別家人家的。

我求您不要替我做別家的媒，費心替我做這家的媒。

可以，可以，不過有一個條件：您不能從中參加，不許見小姐的面，我一人就可以把事情辦好了。

沒有我在場，這怎麼可以！無論怎樣，面總要見一下的。

一點也用不着。回家去等着，今天晚上就成。

（搓手）這真妙極了！要不要文憑？履歷？也許小姐要看一看，我馬上去拿來。



柯 一點也不用着，回家去好了。我今天就通知您。（推他出去）嚇！好了！可是，怎麼的？那個鮑國新怎麼還不來？這真奇怪。難道他直到現在還在結腿帶嗎？又要去找他嗎？

第九場 柯慈甫與安小姐，芮華生後上

（四望）走了嗎？沒有人了嗎？

走了，走了，沒有人了。

安 您知道我真嚇得發抖！我從來沒有經歷過這種事。這個炒雞蛋太可怕了，一定是打老婆的慣家。我老覺得他會回來的。

柯 一定不會回來的。要是他們有人敢到這裏來漏下臉，我可以把我的腦袋瓜子摘下來。

安 還有一個呢？

柯 那一個？

芮 (頭伸進門內) 真想知道她那張小嘴……那朵玫瑰花……怎麼樣提起我來？

芮 華生呢？

芮 來了，來了！(搓手)

柯 真要命！我還以為您說的是另外一個人呢。芮華生嗎？他簡直是一個十足的傻子。

芮 這是什麼意思？老實說，我真是莫明其妙。

安 不過他的樣子看來是很好的人。

柯 是醉鬼！

芮 真是莫明其妙。

安 難道他也是醉鬼嗎？

柯 並且還是萬惡的混蛋。

(大聲) 喂，我並沒有請您說這種話啊。替我吹噓吹噓，誇獎一兩聲，倒還

可以說。可是用這種方法，說出這樣的話，除非別人，我是不敢請教的。

柯 （向傍說）這傢伙怎麼會回來的。（低聲向安）您看您看，他站都站不住了。他天天喝得歪來倒去的。趕跑他，就完了。（向傍說）鮑國新還沒有來。真是混蛋！非去痛罵他一頓不可！（下）

第十場 安小姐與芮華生

芮 （向傍說）真是奇怪人！答應替我吹噓，反而罵起我來了！（大聲）小姐，請您千萬不要相信……

安 對不住，我有點不舒服：頭痛。（思下）

芮 也許您看我有什麼不中意的地方。（指頭頂）您不要以為我的頭有些禿，這是不要緊的，發了瘡以後才這樣，不久就會長出頭髮來的。

安 隨你有沒有頭髮，和我不相干。

芮 小姐，……我要是穿上黑色的衣服，面孔會白些。

〔安〕 那不於您更好嗎？再會罷！（下）

第十一場 芮華生（目送安背影，獨白。）

〔芮〕 小姐，請您說明緣故。爲什麼？什麼理由？是不是我身上有什麼重要的缺

點？……走了！這事情真奇怪！這已經是第十七次了，老是一樣的結局，起初好像什麼都好，一到末了——就給拒絕了。（在屋內踱步沉思）是的……這一位確是第十七個待嫁女！到底她要什麼！譬如說她想什麼……何以會這樣的……

（尋思）真是莫明其妙！要是我有什麼地方不好看，還可以說說。（審視自己身上）不過我好像並不難看，長得什麼都齊全，沒有一點缺陷。真不明白！回家去，到箱子裏翻一翻，好嗎？我有一首詩，不論那一個女人讀了都會心軟的。……真是莫明其妙！起初好像很順利，一到末了……沒有法子，只好回頭走罷。唉，可惜，可惜。（下）

第十二場 鮑國新與柯慈甫

柯 他沒有看見我們。你沒有看見他垂頭喪氣的出門嗎？

鮑 真的他也和別人一樣被拒絕了嗎？

柯 全給拒絕了。

鮑 (發出自得的微笑) 受拒絕時大約是很不好過的。

柯 當然囉！

鮑 我總不相信她會直說看我比別人好的。

柯 什麼看你好不好！簡直愛你愛得了不得。那樣的愛情，真是從來不會有過，不知說了多少好聽的名詞，那股熱勁——簡直燒得滾燙。

鮑 (自得地冷笑) 實在的，女人如果願意，什麼話都會說得出來！小狗嘴呀，小螞蟻呀，小黑臉呀……那些男人們一輩子都想不出來的名詞。

柯 這些名詞算得什麼！你把她娶過來後，一兩個月內，就會知道她說出什麼話來。啊哈，老兄，簡直要把你弄酥了呢。

鮑 (冷笑) 真的嗎？

柯 你真是老實人，壽頭。現在趕快辦正事罷。你馬上去對她說，向她求婚。

鮑 怎麼能夠馬上呢？你怎麼了！

柯 馬上就去……你看她自己來了。

第十三場 鮑國新，柯慈甫與安小姐

柯 小姐，我把這人領來了，現在他站在您面前。這樣可愛的人，從來沒有見過，真是從來不曾有過的。

鮑 (推他的手，低聲。) 老兄，你似乎太那個了。

柯 (向鮑) 沒有關係，沒有關係。(低聲向安) 勇敢些，他是很老實的，竭力裝出大方的樣子來。轉轉眉毛，或者低下眼睛，冷不防的攻擊這壞蛋一下，或者露出肩膀，讓這混蛋看一看！——您爲什麼不穿件短袖的衣裳？不過這也好。  
(大聲) 兩位且請談話，我要離開一會！我到飯廳和廚房裏去看一看，已經定

了酒席，堂倌就要來了，要去佈置佈置。也許酒已經送來了。……再見罷！

（向鮑）勇敢些！勇敢些！（下）

第十四場 鮑國新與安小姐

安 請坐。

（兩人落坐，啞場片刻。）

鮑 小姐，你愛游玩嗎？

安 怎麼游玩？

鮑 夏天在別墅裏乘船游玩是很有趣的。

安 是的，有時也同朋友去游玩的。

鮑 不知道今年的夏天是怎樣？

安 總希望能有一個好夏天。

（沉默）

鮑 小姐，您頂喜歡那種花？

安 香味濃的花——石竹花。

鮑 女太太們是很配戴花的。

安 這是一件有趣的事情。（沉默）

鮑 浴佛節又快到了。

安 大概還有一個月罷。

鮑 一個月不到了。

安 今年的浴佛節一定很熱鬧。

鮑 今天是十六（屈指計算）十七，十八，十九……還有二十二天。

柯 真快呀！

鮑 今天沒有算進去。（沉默）工人們的胆子真大！

柯 怎麼說？



|鮑 那些工人們，就站在屋頂上。……我走過一所房屋，有一個泥水匠在那里刷牆，一些都不害怕。

|安 在什麼地方？

|鮑 就是我每天上衙門去的那條路，我是每天早晨上衙門的。（沉默。鮑以指擊桌，隨後拿起帽子，向安鞠躬告別。）

|安 怎麼，您這就要走嗎？

|鮑 是的。對不住得很，也許叫您厭煩了。

|安 這怎麼會呢？這樣的消遣時光，我反而要感謝您呢。

|鮑 （微笑）真的我覺得我叫您討厭了。

|安 啊，真的不！

|鮑 既然不是，一半天，晚上，請許我再來……

|安 很好！很好！（相對鞠躬，鮑下。）

## 第十五場 安小姐（一人）

安 真是體面人物！又細心，又謙虛，我現在才看清楚他了，真是不能叫人不愛他。他的朋友說得很對，可惜他老早就走了，我很想再聽他的說話。和他談話真有趣！最可取的是他完全不說空話。我也打算對他說一兩句話，可惜有些胆小，心跳得很厲害！……真是好人！去對嬸嬸說去。（下）

## 第十六場 鮑國新與柯慈甫（同上）

柯 爲什麼回家？真是胡鬧！爲什麼回家？

鮑 我留在這里做什麼，應該說的話，全說了。

柯 這樣說來，你已經把心事對她說了？

鮑 就除了心事還沒有說出來。

柯 真是笑話！爲什麼不說？

鮑 怎麼能不先說幾句話，總不能沒來由地忽然說：「小姐，我要娶您！」

柯 那麼，在這半點鐘裏面，你們談了些什麼屁事？

鮑 我們談到一切事情。說老實話，我很滿意，非常快活的消遣時光。

柯 你想想，怎麼能來得及？一點鐘內就要到教堂裏去結婚。

鮑 你瘋了嗎？今天就去結婚！

柯 爲什麼不行？

鮑 今天就結婚？

柯 你自己罰過誓，自己說過，只要把那些求婚的人都趕走，——馬上就準備結婚的。

鮑 我決不食言，不過現在不行，至少要隔一個月。

柯 一個月！

鮑 正是。

柯 您是發瘋了嗎？

鮑 少一個月不成。

柯 你真是木頭！我已經定好酒席了。喂，鮑國新，不要固執，好人，現在就娶罷。

鮑 老兄，你不要瞎說，怎麼能夠現在就娶。

柯 鮑國新，我求求你。倘若你不願意爲自己，至少是爲了我，好不好？

鮑 真是不行。

柯 可以的，可以的，請你不要再固執了，好人！

鮑 真的不行！不好意思，有些難爲情。

柯 有什麼難爲情的？那個對你說的？你自己想一想，你是聰明人，我這樣求你，並不是奉承你，也不因爲你是祕書，只是爲了愛你……算了罷，好人，趕快決定一下罷，張開明白人的眼睛來看一下。

鮑 要也可以，我也……

柯 鮑國新，愛人，好人！要不要，我給你跪下來？

鮑 爲什麼呢？……

柯 (下跪) 我現在跪下了！你看，我求你。一輩子不忘記你的好處，不要再固執了，好人！

鮑 不成，老兄，真的不成。

柯 (憤怒站起) 蠢豬！

鮑 還是罵你自己罷。

柯 傻子，從來沒有見過這樣的人。

鮑 罵吧，罵吧。

柯 我是爲了那個張羅的！我忙了大半天，貪圖點什麼？全是爲了你這傻子的好處。和我有什麼關係？我馬上就離開你，這和我有什麼相干？

鮑 那個請你張羅呢？你不管就不管好了。

柯 你要完的，沒有我你是做不成事的。我不替你撮合，你會做一輩子傻子的。

鮑 這和你有什麼相干呢？

柯 你這木頭，我是爲你出力呀。

鮑 我不要吃你出力。

柯 那麼滾你的蛋罷。

鮑 我就走。

柯 走你的罷。

鮑 我就走。

柯 你去罷，你去罷，叫你出去，馬上跌斷你的腿。我從心眼裏希望一個喝醉酒  
的馬夫，把車軸塞進你喉管裏去。你是一塊破布，不是祕書。我罰誓，我們從  
此絕交，你也不要再叫我看見。

鮑 不見，就不看見罷。（下）

柯 滾到你的老朋友魔鬼那裏去吧！（開門追喊）傻子！

柯

第十七場

柯慈甫（盛氣地在屋內獨自踱步）

世界上看見過這樣的人嗎？真是傻子！說句老實話，我也是夠好心的。請問一聲，我是對諸位大家說的：我是不是蠢豬？是不是傻子？忙忙亂亂，喊得嗓子都乾啞了，我貪圖些是什麼？他是我的什麼人？是親戚嗎？我是他的什麼人？奶娘？嬸娘？丈母娘？寄娘？我中了什麼魔，替他張羅，忙得要命！貪圖些是什麼？管這事做什麼？真不知道是爲了什麼！你有時候去問問一個人，爲什麼他要做這件事情？真是混蛋！真是討厭的，下賤的面孔！我恨不得抓起你這傻畜生，給你幾下，鼻子上，耳朵上，嘴上，牙齒上，——朝什麼地方都打去。（盛氣向空擊數次）最可恨的是他隨隨便便的就出去了，一些都不發愁，自在自在，寫寫意意的，好像出水的鵝一樣，——這真叫人忍受不住！他回到家裏去，少不得又是躺在那里，抽起烟來了。真是討厭的東西！世上討厭的面孔很多，但是像這種樣子，却想不出來，比這面孔再壞些是編不出來的，

不成，一定要去，偏要去把這懶貨拉回來！不讓他溜跑，去把他拉回來。（跑下）

### 第十八場 安小姐（上）

安 心跳得真是難以形容。無論走到那里，轉到那里，總有鮑國新站在面前。實在，人是逃不出命運的手掌的。剛才打算想一件別的事情，可是隨你做什麼事，——試試去捲線，縫衣服，——鮑國新總會鑽到手裏來的。（沉默）現在總算巴望到改換環境了！把我領到教堂裏去……隨後叫我和男人留在一塊。哎喲！我的全身發抖了。告別罷，我從前的處女生活。（哭）多少年過得安安靜靜的……活着，現在就要出嫁了。不知有多少值得担心的事：小孩呀，男孩呀，是愛打架的，要是生了女孩，長大起來，就要打發她們出嫁。嫁給好人，還不錯，要是嫁了醉鬼，或者準備當時把一切財產押在紙牌上去的人呢！（又開始抽咽起來）我做姑娘時還沒有來得及快活快活，才做了不到二十七年的姑



娘……（改變聲音）怎麼鮑國新這樣慢吞吞的？

第十九場

安小姐，柯慈甫與鮑國新（鮑被柯用雙手從門外推上）

鮑（口吃地）我來對您，小姐，對您講一件事情……只是想預先知道，您會不會覺得奇怪？

安（低下眼皮）什麼事？

鮑請您先說。小姐，您會不會覺得奇怪？

安（仍低下眼皮）我不知道是什麼事情？

鮑請您直說一下，我對您所說的話，您會不會覺得奇怪？

安怎麼會覺得奇怪呢；照您的說話，總是很有趣的。

鮑不過這種話您還沒有聽見過呢。（安眼皮更見低垂。這時柯慈甫躡足走上，站在

鮑身後。）這事情是這樣的……不如讓我下次再對您說罷。

安到底是什麼事呢？

鮑 這件事……我很想現在對您說，可是還有點疑惑。

柯 (搖手自語) 哎喲！天老爺，真要命，這是什麼人，這簡直是一隻女人的舊皮鞋，不是人，却是對於人的嘲笑，對於人的諷刺。

安 您爲什麼疑惑？

鮑 總有點疑惑。

柯 (大聲) 這真傻透了，這真傻透了！小姐，您看：他是向您求婚，想對您說，他沒有您生活不下去。他問您，能不能答應他？

鮑 (近似懼怕，把手推柯一下，很快的說。) 好了，你怎麼了！

柯 小姐，請您決定，能不能把幸福賜給他？

安 我不敢說我能造就幸福，……不過我是答應的。

柯 自然，自然，早就應該這樣。把你們的手拿來。

鮑 等一等 (欲附耳與柯語；柯示以拳頭，並皺眉。鮑不得已，將手伸出)

柯

（把兩人的手聯在一起）願上帝祝福你們兩位，我十二萬分贊成你們的結合。結婚這件事情是：這並不是雇一輛馬車，走到那里去，這是另外一種義務。這種義務……可惜我現在沒有工夫，以後再對你說是什麼義務。鮑國新，你應該和你的未婚妻接吻。你現在可以做；你現在應該去做。（安低下眼皮）不要緊的，不要緊的，小姐，這是應有的文章，讓他去接吻。

鮑

小姐，許了我罷，現在可以許我了。（吻安，並執她的手。）這樣美麗的小手！您的手怎麼這樣美麗：小姐，我現在馬上要結婚，一定要馬上結婚。

安

怎麼要馬上？這也許太快罷。

鮑

我不管！我願意馬上結婚。

柯

好呀，真漂亮，真是體面人物！說老實話，我對你的將來是很有希望的。小姐，您真的現在就快快的去換衣裳。說老實話，我已經派人去叫馬車，還請了不少客人。他們現在全都一直到教堂裏去了。我知道，您的結婚禮服是早就預

備好的。

|安 早就預備好了。我馬上去換去。

第二十場 柯慈甫與鮑國新

|鮑 老兄，謝謝你，我現在看出你的功勞來了。就是親身父母都不會像你這樣爲我出力的。你爲了交情，這樣的替我出力，謝謝你，我真一輩子都忘不了你的功勞。（感動的樣子）明年春天我一定要到老伯墳前禮拜一下。

|柯 沒有什麼，老兄，我自己也很高興。願你順順利利的生活下去，豐衣足食，養一大堆小孩……

|鮑 謝謝你，我現在才明白什麼叫做生活；現在我面前才展開了簇嶄全新的世界。現在我才看出，一切在活動着，生活着，感覺着，又似乎在蒸發着，連自己也不知道在做什麼。以前我一點沒有看見，一些沒有了解，簡直就是一個沒有一點知識的人，不去細想，不去深究，像一般普通人那樣生活着。

|柯

很好，很好！現在我去看一看，桌子擺得怎樣了，一會兒就回來。（向傍說）我看他的心思活絡得很，現在說得好好的，不要過一會又變了卦，讓我把他的帽子藏起來防備着一點。（取鮑帽攜走）

### 第二十一場 鮑國新（一人）

|鮑

真的，我以前的日子是怎麼過的？我了解人生的意義嗎？我的獨身生活有什麼好處？我的一生有什麼意義？做過什麼事情？活着，當着差使，上衙門，吃飯，睡覺……一句話，是世界上最空虛，最平凡的人，到現在才知道一般不結婚的人是多麼愚蠢，仔細看看，有多少人處在這種愚蠢的情況下面。要是我做了大總統，一定要下一條命令，令一切人，一律結婚，全國不許有一個獨身漢。試想一想，幾分鐘以後，你就已經是有家室的人了，忽然嚐到在故事裏才會有的甜味，這味道是形容不出，無法用言語形容的。（沉默了片刻以後）不過無論怎麼說，好生的想一想，這件事總好像有些可怕，無論怎麼樣，是一生，

一輩子，把自己縛牢，事後不許再有逃避或翻悔，一些都不行，——一切完結，一切都做成功了，就連現在也已經無法後退，一分鐘以後，就要到教堂裏去結婚，沒有法子逃走——馬車已經候在那里，一切都已經準備完畢了。難道真的沒有法子逃走嗎？自然是無法逃，門前和各處都站着人，會問你：「爲什麼出去」？不行！不行！不行！啊，那邊的窗子開着，可不可以從窗裏出去？不行！不行！有些不體面，而且窗也太高。（走近窗前）還不怎樣高，只有臺階那樣高，而且還是矮臺階。不過……我的帽子呢？帽子到那里去了？沒有帽子，怎麼行呢？不戴帽子去行嗎？不大合適！難道不戴帽子去就不行嗎？試試看，好不好？試試看，好不好？（站在窗上，說了一句：「南無阿彌陀佛」，就縱身躍到街上，幕後發出驚呼與歎息）哎喲！真高，喂，黃包車！

車夫聲 要車嗎？

鮑聲 老閘橋傍邊，北蘇州路。

車夫聲 三毛錢，不說虛價。

鮑聲 好，好！走罷。（車出行聲）

第二十二場 安小姐（衣結婚禮服，含羞低頭入室。）

安 我自己也不知道是怎麼會事，又害羞起來，全身發抖！哎喲！要是這時候他恰巧出去拿什麼東西，不在屋裏，那才好呢！（胆怯地四望）他到那里去了？屋裏沒有人，他到那里去了？（開前屋門，向內說）費媒婆，鮑國新到那里去了？

媒聲 他在那邊呢。

安 在那里呢？

媒聲 就坐在屋裏。

安 沒有他呀，你看。

媒 （走進屋內）他並沒有從屋裏出來，——我坐在前屋裏。

|安 那麼，他在那里呢？

媒 我不知道他在那里，也許是從別處出去，從黑梯走的，或者是坐在潘太太的屋裏。

|安 嬌嬌！嬌嬌！

第二十三場 |安小姐，媒婆與潘太太

(盛裝) 什麼事？

|潘 |鮑國新在你屋裏嗎？

|潘 沒有，他坐在這里，沒有到我屋裏來。

媒 也沒有到過前屋來，我是坐在那里的。

第二十四場 |安小姐，媒婆，潘太太與柯慈甫

|柯 什麼事？

|安 |鮑國新沒有了。



柯 怎麼沒有？走了嗎？

安 沒有，並沒有走。

柯 這是怎麼會事？既沒有他，又沒有走。

媒 我真猜不到，他到那里去了？前屋裏我老坐着，沒有動彈。

潘 他無論如何不會從黑梯子走的。

柯 那怎麼樣呢？他不出屋子，也是無論怎樣不會丟的。莫非他躲在那里？……

鮑國新！你在那里？算了罷！不要鬧玩，快點出來！這是鬧些什麼玩意，該到教堂裏去了！（向衣櫥後張望，又斜眼向椅子底下張望。）莫明其妙，他不會走的，無論怎樣不會走的；他一定在這裡，帽子在那間屋裏，我故意把牠放在那邊。

潘 女僕一直在街上，問問她，知道不知道……喂！杜絲！杜絲！

### 第二十五場

安小姐，潘太太，媒婆，柯慈甫與杜絲

|潘 (向杜) 鮑國新先生在那里，你沒有看見嗎？

|杜 他從窗裏跳出去了。(安搖手大呼)

三人同聲 窗裏跳出去了嗎？

|杜 是的，一跳出去，就雇了黃包車走了。

|潘 你說的是實話嗎？

|柯 瞎說，不會的。

|杜 真的跳出去了。那個油鹽店的老板也看見的。和黃包車講好三毛錢的價錢，就坐車走了。

|潘 (逼近柯身) 先生，您這是開玩笑不是？打算取笑我們是不是？叫我們丟臉是不是？我年紀活到六十歲，這樣坍台的事情，還沒有經歷過。就算您是誠實人，我也要吐你的面孔，就算您是誠實人，做了這件事以後，您已經是混蛋。居然當衆羞辱人家的閨女！我要是男子漢，也不會做這樣的事情，還虧您是

做官的，您這做官的頭銜是只配做壞事和欺騙人的。（怒引新娘同下，柯呆立不動。）

媒 （冷笑）怎麼樣？這就是會辦事的脚色！說親不用媒婆的能幹脚色！對不住，我的那些相親的，雖然都是些阿貓阿狗，可是像這樣跳窗的脚色却還不會有過。

柯 不對，這是瞎說，我到他家去，追他回來。（下）

媒 你去追他回來罷！你不懂辦喜事的規矩嗎？從門裏走，還可以說，要是未婚夫從窗裏溜走，那就只好算——（鼗腮吹氣）嗚！——吹了！

——幕——

（全劇完）

世界名劇  
**結**

**婚**

〔三幕劇〕

原著者 果戈里

改編者 馮騷

發行者 奔流社

總經理 光明書局

上海四馬路二九六號

版權所有  
不准翻印

中華民國三十年二月再版

實價國幣六角

內地另加郵運費 成

MS  
107016  
25